

行走中国

新华社成都3月22日电(记者惠小勇、张海磊)在位于四川广元市青川县西北角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区域的山间里,记者坐车慢行一个多小时,7次路遇野生动物:

俗称“六不像”的国家级保护动物扭角羚见到来人并不刻意躲闪,依旧在林间自由漫步,毛冠鹿在几十米远的山坡上悠闲觅食,成群的小麂在林间穿梭跳跃……每隔几公里,路边就有一块动物通道示牌,如同置身动物的“王国”。

然而,唐家河区域并非一直如此,甚至一段时间内还因过度采伐和频繁狩猎导致野生动物数量锐减,剩下的也逃至山上更高处。

“回归世界本来的样子”——唐家河区域内的一块大石头上刻着这句话,朴素而意味深长,也揭示了唐家河几十年来的变迁。

67岁的唐家河原住民蒲友海还记得,50多年前这里建有青川伐木厂,千余名工人每年砍伐近3万立方米木材,以支持国家建设所需。

“几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树都被砍掉,放眼望去,山上留下的树桩多到数不过来。”蒲友海回忆,那时家家户户有猎枪,每年都组织集体打猎,30多岁时他已是远近闻名的猎手,还带出不少徒弟。

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环境保护的进程。1978年,环境保护正式列入中国宪法,唐家河省级自然保护区即于当年成立,国有伐木队撤走,村民也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打猎。1986年,国务院批复唐家河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了1998年,中国在四川率先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蒲友海也彻底放下了油锯和猎枪,变成种树人、巡护员。

进入新时代,中国政府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2017年1月,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启动的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唐家河的回归翻开新篇章。被列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山系建设重点区域之一,唐家河区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迎来深刻转变。

落衣沟村是唐家河区域内唯一的行政村。全村1080多口人,人均林地约80亩。根据天保政策,每亩每年有15.75元的补偿费。但此前,落衣沟村村民无法“靠林吃林”,主要收入还是来自外出务工。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保护区与落衣沟村成立了社区共建共管服务中心,探索让村民就地提高收入;引进意大利养蜂技术,带动村民组成养蜂合作社,如今村里养蜂户最多的养200多箱,年收获2000多斤蜂蜜,收益10万元左右;建起了污水处理厂、生态降解厕所,为村民提供天保巡护员、自然生态护林员、环境保洁员、社区共建共管员等公益性岗位128个。

随着森林边缘线下移近千米,野生动物光顾落衣沟的次数越来越多,成为当地旅游的“招牌菜”。在外地打工几十年的村民纷纷回村,翻新老宅改建农家乐。

“23个房间在家夏天经常住满,去年农家乐赚了6、7万元。”返乡村民贾丽萍说,唐家河环境好、动物多,游客愿意来。

慢慢地,村里曾经办的特色养殖场拆除了,散养羊的大户转型不养了,垃圾分类积分兑换超市搞起来了,村民们做饭改用气化灶、煤气罐,清明上坟自觉不用纸、蜡,改用鲜花祭奠亲人。

“过去我们和保护区是对手关系,现在变成了牵头手。”落衣沟村党支部书记杨勇感慨道,在唐家河,保护自然和人的发展结成了目标一致的共同体。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区域负责人谌利民向记者介绍,区域内野生大熊猫的数量从2014年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时的39只,增加到现在的50只。巡护员们说,现在巡山时见到的大熊猫粪便明显增多,有的还冒着热气。无论是游客还是巡护员,见到大熊猫的频率明显增多。

2019年4月,到唐家河来出席第14届国际水獭研讨暨培训交流会的中外专家,盛赞唐家河正呈现出大自然赐予的本真面貌。

落衣沟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落衣沟相传是三国末年魏国大将邓艾偷渡阴平古道时大衣被风吹落的地方,或许这里曾经荒无人烟、原始而险峻的地貌是当年邓艾选择此的原因。

历史典故已成往事,但这片区域的生态正回归本来的样子;近几年,唐家河近水质常年保持II类优良以上,并最终汇入长江;约4万公顷的唐家河区域森林覆盖率高达96%,区内有50多条山间小溪汇集,有动植物3700余种,其中包括大熊猫、川金丝猴、珙桐、连香树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植物,被誉为“天然基因库”“生命家园”……如今,野生动物下山毁坏农作物成为村民们的烦恼,当地正探索破解之策。

行走山间,潺潺水声从山林深处传出,河水清澈见底,成群雅鱼在河道里自由穿梭。唐家河正走在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的道路上。

西藏保护“中华水塔”让一江清水向东流

青海12070名群众专门管护江源河湖环境



珠峰下的“月牙湾”(2020年4月30日摄)。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新华社拉萨3月22日电(记者张京品、田金文、张兆基)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孕育了亚洲10多条大江大河,湖泊数量超过1500个,被誉为“亚洲水塔”“中华水塔”。近年来,西藏不断推进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守护“中华水塔”,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十三五”期间,全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100%,无劣V类水体,全区主要江河湖泊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3月9日,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长罗杰在2021年西藏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说。

据介绍,西藏已累计投入121亿余元推进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制定了《西藏自治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

《西藏自治区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等,系统推进水生态保护、水资源管理和水污染防治。

2020年,西藏全面划定141个县级以上城市和1个万人千吨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落实1.84亿元实施雅鲁藏布江、年楚河等重点流域水生态保护工程,推进27个农村污水处理试点工程建设,完成1491个地下储油罐防渗改造,碧水保卫战取得阶段性成效。

河长制是西藏保护中华水塔的又一举措。

目前,全区落实自治区、市、县、乡四级河长5700余名,村级河长(含巡河员、护河员)9.2万余名。曾经向河湖乱丢垃圾、非法采砂

等不文明现象,随着河长制的深入推进,成为了历史。

“过去,拉萨河畔垃圾堆积,很难闻。现在河水清澈,河两岸的风光也越来越美。”家住拉萨仙足岛的市民尼玛次仁说,现在有点临山傍水而居的意境了,生活幸福感也增加了不少。

今年初通过的《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规定,划定河湖岸线保护区范围,加强水源涵养能力建设,防范和治理水污染,保护江河、湖泊、饮用水水源地等水生态和水安全,守护好亚洲水塔。

数据显示,西藏年均水资源量丰富,是水能资源的“富矿”。由于区域地理分布高差大、江河落差大,水流湍急,西藏拥有丰

富的水能资源。

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介绍,全球共有78个“水塔单元”,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就有16个。但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亚洲水塔”正在发生失衡:冰川加速退缩、湖泊显著扩张、冰川径流增加、冰崩等新型灾害出现。

罗杰说:“作为中华水塔、亚洲水塔,西藏的水生态保护事关中华民族的生存和长远发展,对全球气候也具有重要影响。保护好这座水塔对于保障全球生态平衡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新华社西宁3月22日电(记者王金金)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省,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有“中华水塔”美誉。记者日前了解到,得益于我国河湖长制工作的推进,目前有12070名当地群众专门管护江源河湖环境,守护“中华水塔”。

2017年5月以来,青海省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湖长体系,明确规定“中华水塔”湖泊、河流的管理范围。由此,“中华水塔”范围内面积1平方公里以上湖泊、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都有了专属的管护员。

青海省水利厅河湖管理处处长程鹏说:“河湖长制的实施在地广人稀的青海连起了河湖管护网络,各级河湖长、基层管护员都有各自的分工、职责,消除了管护盲区。”

除了管护员,在部分河流湖泊,还有群众自发当起了义务监督员。

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黄河一级支流隆务河自南向北穿城而过。

“隆务河是母亲河,不允许有人伤害她。”74岁的同仁市隆务镇唯哇村义务监督员洛桑,每天坚持在隆务河边巡护三次。“只要身体允许,我可以一直守下去。”洛桑说。

监测显示,当前青海省境内长江、黄河、澜沧江流域水质保持在II类以上。同时,当地河湖管护体系还在不断完善。

程鹏说,“《青海省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条例》被列入2021年青海省立法项目中,通过河湖管理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部门联防联控等方式,高原群众将进一步确保滚滚清水向东流。”

四十载守护牧民饮水“生命线”



3月20日,顾正礼(左一)和同事在一处供水点安置水泵。新华社记者杜哲宇摄

每一条管道线路,每一个供水点,每一处阀门位置,顾正礼都记得清清楚楚;哪个蓄水池容易缺水,哪条管道出过问题,他都了如指掌。

42年的工作中,顾正礼平均每年要跑近3万公里。不论严寒酷暑,牧民们一年四季

总能在工程沿线的沟沟岔岔中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激和尊敬这位牧区“生命线守护神”,总会热情地请顾正礼进屋喝杯茶吃个馍馍。

作为顾正礼的同事兼徒弟,安建龙自

1999年退伍来到大河乡后,便一直和顾正礼共同“守护”着塘尔尔这项生命工程,到今年已经是第22个年头。“第一年什么都不懂,顾站长就手把手地教我,带我跑遍了每一条管道,每一处供水点,第二年我就可以独立工作了。”安建龙说,“顾站长话不多,非常和蔼可亲,但一旦投入工作,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几十年来一直如此。”

当问起安建龙会不会继续坚守在这片牧区时,他的回答朴实而坚定:“顾站长坚持了40多年都可以,我只坚持30多年有什么不行?更何况牧民离不开我们。”

为了解决农村地区供水问题,“十三五”期间,甘肃省累计完成资金投入105.5亿元,巩固提升集中供水工程3861处,分散供水工程4.67万处,改造冬季冻管8281公里,使超过1251万名群众饮水安全保障水平得到改善和提升。在这背后,是无数和顾正礼一样的基层水利工作者的默默奉献,日夜操劳。

在塘尔尔水利工程沿线的一处饮水井旁,当地牧民自发写了一条标语:“吃水不忘挖井人”。每次路过,顾正礼总会多驻足一会儿。“我是牧民的儿子,能让牧民吃上安全水、放心水,是我的责任。”顾正礼说。

(记者冯亚松、张百慧、杜哲宇)
新华社兰州3月22日电

(上接1版)作为一座新型高端农业示范园,超过500亩的果园、菜田里,蔬菜大棚用倒挂微喷与滴灌“配合”浇灌、果树小管出流的精细灌溉,每一棵植物都被精准“喂饱”。

首农庄园副总经理蔡满山说,高效节水灌溉系统安装后,每年减少的用水量可以装满约35个标准游泳池。

【外音】
从2015年到2019年,北京全市农业新水用量由6.45亿立方米下降到3.69亿立方米,实现了农业用新水负增长。

【“我”想说】
长辈们都说,过去他们手拉手在农田里嬉戏,直到树苗都喝不进去了,他们也不回家。如今,“我”一滴一滴地滴进树苗根部,树苗一旦喝饱“我”就休息,相处得更加和睦啦。

“我”的点滴,都是珍贵

【镜头】

三江源地区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唐古拉山镇,平均海拔4700米以上,流经这里的沱沱河是长江的源头之一。

十多年前,为了保护日益脆弱的三江源生态,镇上6个村128户牧民翻越昆仑山,搬迁到格尔木市郊,新建了藏族村“长江源村”。

走进长江源村,一座座藏式风格的民居整齐排列。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来这里考察调研,看到乡亲们衣食住行各方面条件比较好,总书记很欣慰,对村民们说:“你们的幸福日子还长着呢。”

【画外音】

幸福的除了村民,还有沱沱河。以草定

畜、局部地区禁牧等“硬核”措施不断“上线”,长江水源水质连续12年优良率100%。

【“我”想说】

在“中华水塔”生活的“我们”,一直向着小伙伴们艳羡的生活。人类让渡出了生活空间,让“我们”“一江清水向东流”。

【镜头】

在赣江中游有一座江心岛,过去,由于过度开垦,岛上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经过一系列环境修复,如今这里江雾氤氲、沙滩洁净、江水清澈。

这座江心岛叫营洲岛,在江西省新干县荷浦乡。

为了修复环境、涵养水源,生活污水从直排改为集中处理,农业用肥改用有机肥,同时对一些田地退耕还林,迁出畜禽养殖

场……

“现在环境干净了,水质改善了,井里打出的水清甜着咧。”岛民谢生林说。

【画外音】

放眼赣江水,滔滔入长江,水清岸绿两岸环境持续向好。如今,长江干流江西段水质断面全部达II类标准。

【“我”想说】

环境改善后,“净清甜”的“我”吸引了岛民返乡,一个个熟悉的面孔重新出现,他们的笑脸也更加灿烂。“我”一个猛扎跃入江水中,把这些故事告诉远方的朋友。

生长在这片越来越珍惜“我”、“爱我”的土地上,“我”想,“我”永远不会成为那滴人类最后的眼泪,“我”将唱着欢快的歌,奔腾不息。(参与采写:王井怀、黄江林、王大千、姚子云、田晨旭)